初潭集

節ゝ見昭帝明聖異常

焦云帝能燭奸于千里外光不能照察于閨帷中何哉帝益任光光之蔽益甚不學無術信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　明君

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哉言乎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敝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敝甚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

雖〻雖〻可敬真可敬也

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

二忠臣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已晩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

本無路了

難ㄑ難ㄑ

曰人有亂君人猶从之我有治長可毋从乎乃結纓自刎於車上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郤不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郤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

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
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
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
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人皆以爲
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
葬敞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方知亮
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
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上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

此卒有丈人相名名不肯傳也

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

可惜戴頭巾

氷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氷欲報卒卒曰出自斯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氷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内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

千古一樣

將執簡而往矣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决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無從者唯企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别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今日疢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

亦好

既有此母定
生此子

無脘理策馬遂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
不往而營理仲堪家玄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
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尸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
力弱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耳玄遂斬之旣出
市玄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
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如言宥之
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
至卽日焚裘
桓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

馬良易馬豢
雉
人之不如馬
者多矣

禪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欷歔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衆散不知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踟蹰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韁堅攀韁得登岸西走盧江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

人之不如猴者多矣

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

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餠子都賣一餠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惟之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

極是極是極難極難

步工
陰與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
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
但私之以財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
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
相棄邪遂携拯如初華嶠譜叙曰歆爲下邽令值
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

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巳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愛買好急則不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後六卒難以准憑若此國家將安所用之乎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

周舉不負所舉左雄亦是英雄

此節義之臣也何可得

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賍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虞芝之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

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門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夏侯玄旣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媟慢
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
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
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
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
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
設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

中善彈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公
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
比竹盖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
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䑕等不自
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恠其如
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
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横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太真之可

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旣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賔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眞所說温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鈎深致

遠蓋井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爲孝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
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
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
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
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
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㫖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矣安以爲名言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傳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傳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叅同異

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向栩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

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蕭道成旣弑蒼梧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宫勸進

褚彦回常非從兄彦回身事二姓及彦回子賁往問訊彦回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謂耶至齊王即位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炤獨嘆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彦回

作中書郎死不當爲一名士邪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
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
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
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
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叅軍爲政寬仁不行
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

千古無元忠

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劉餗隋唐嘉話曰徐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寮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也元忠惡其

媢㬥語于朝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竄謫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句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徐俯字師川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

獮薦見闒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

焦云清則人愛之人憚之惟無欲也一有欲則不剄矣

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

四清臣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顧恊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

難衣食者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燕室門簾甚潎潛度廣狹以麄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擕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終

焦云詩曰能文能武萬邦為憲有吉甫之才不言文可也不然徒積君山之書與校書天祿終成何用即擬張訑之塵覆帝後之袍有志者亦漫夷然不屑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以桓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翫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肅宗詔黄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邇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者

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虵在手則壯
士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决
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
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
州治中謝牋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
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
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

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豎議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

刘云此詞超於晉魏故其声靡

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温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

孫瑒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日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之而去

腐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塲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邉城將遠者

焦云武帝乘情歳星覩破非言之能也

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閔之卽敕免罪

東方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刘云刹口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巳誦四十四萬言又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劉寛甞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

啞引亏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
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
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
足爲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
無作色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
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

刘云微言刺心衡赦而融不免矣

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踈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酣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聞乃收楨減死配輸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諭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

此語無人會得

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郎日赦之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

郭淮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

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

刘云景王聞言不無短氣

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傳曰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録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

雋咏

假其名秀咲曰可及康誅秀遂失圖乃請司馬文王

陸機詰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耳

樂廣

樂令女適成都王頴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懐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

此佚口吻甚好言語之選也

無復疑慮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旣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嘆服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不皓正飮酒因擧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

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節周曰吾若
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
奮有難色帝咲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
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
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
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正謂位耳

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旣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刘云亘大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
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
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
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
飛而實不從也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
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
師不振以此負公

不得不竟

眞長刘惔字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彼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眞長何以處我眞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覛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
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簡
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
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
凱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
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
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

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真長(惔)爲丹陽尹許玄度(詢)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誚薄淂好劉亦不受許刺真自認真去又好王乃并刺劉許落在劉許圈繢中矣余曰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玄度新許不用巢由舊許也

刘云賞浮于目

袁宏爲謝安（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温）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張天錫爲荆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

至言至言

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咲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

周僕射（顗）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咲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仁祖聞之

極感

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爲德音

庾穉恭爲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

兕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

卿輩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此答無味因代劉答一轉語云坐則談清言行則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

劉云此與晁椰揄一律

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
小草桓公目謝而咲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

李生代謝答一轉語云叅軍悞了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
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旣飲攬筆便作一句
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
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
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冡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冡眞破冡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緄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旣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周武與蕭巋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埤罵朕者也巋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巋曰當爲梁王盡歡巋請起舞曰陛下旣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刻云一字一珠

乎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
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
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
爽事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曾論事移時吏
人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
晴甚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爲日已

久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驎不噬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王儉曰不意老子通與韓非同傳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

刘云至言

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忻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傚水肆意酣暢也

蘇瓊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之異其對署爲叅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

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宋孝武嘗賜侍中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晏問劒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别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遺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囘車欲

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舉酒勸彪彪不受酒曰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坐悅服李彪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君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嘲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詭卒得職

顯是第一矣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曾爲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

知人

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決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爲令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

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巳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淸正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矣欲天下不治得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終

不得不殺焦云操別有深意非為形陋而已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姧

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荆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看見了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二能臣

雋云能使桓公伯以此術也僅以其君伯亦以此術也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其思華子石文子叔慼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欽巖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其思華子得見楚王楚王設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殽以享之華

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懲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來俱謁至嶔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餒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華子黃金百鎰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華子爲相

此華子之所以賢也當其時三人皆赴楚幸而同會于赴楚之途不幸而同風雪于嶔巖之間積日過時無所食飲或不奈飢之與寒遂病以死華子蓋幸而得不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

焦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揚祖德之事魏武是也隰子見遠矣

見楚王楚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縱能用未必遽以為相錫以千金其身之未敢必其為何如也而況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固謂苧子之賢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頃奏琴之間而決者以慰生者以榮成已成物道在茲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

焦云國朝北狩之役于公識力本此

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對曰君雖不
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
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巳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
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

一樣一樣同
是國家大得
力人也

歸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
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郎紿
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
顧召令史奉璧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
藺相如

隴西太守鄧融以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案范
知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

此人用得

之范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徵下獄范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融繫得出因病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

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爲取章以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旣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

阮籍本高邁曠遠之士也而晉帝以爲至慎何哉所謂亦各其慎也难与俗士道矣

臧否人物李康家誡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愼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阮禹子也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昶愧歎之自以爲不能測

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小庾臨終自表其子園客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乃共議用桓温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不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惙請爲從軍司馬相王不許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

謝固曠遠桓亦惜才又曰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痴人尽道清談廢事

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王東亭（珣）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

數十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
奕奕在前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
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勅榮
不視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
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
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
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

刘云真能

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
糞錢若干椿管其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
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宋給兩川軍士緍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
怒杜黄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
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能臣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
事故吾謂智能之臣可貴也何也真才實學足
以集事斷斷乎不可以虛名勝也當此時也彼

盜声以竊位僞學以欺世者皆自然老死牖下
矣何也彼寔無一技而專一娼嫉人之技欲幸
免于放流之誅難矣況有位與

焦云桀若本
無惻隱亦不
責龍逢矣龍
亦少妙用者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逄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
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
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
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逄曰觀
君冠危石而履春氷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

痴語也

氷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器置徂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四諍臣

妙妙可法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

妙甚

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妙甚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

刘云王殆有惓心焉香居乘之也

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太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荊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荊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
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
謂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
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
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
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
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

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
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
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
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
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
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
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
當死帝黙然赦之

妙ゝ

能人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乃大笑而止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焦云害帝者賈殺瓘者帝俱可惜俱不可惜

晉惠帝爲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瓘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瓘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

濟諫畱齊王大是

焦云王濟褒父爵尚公主奢縱驕恣不爲帝屈非爲齊王作説也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

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
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
愆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
知人家國事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
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
陳不整麏兎騰逸𠫭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
族也時爲賊曹𠫭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
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

眞諫臣

聖君

芒也玄自此小差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刘云与颍封人对郑庄公相似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真諫議

贓官死且不怕呪怕杖乎清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决杖贖死正所以優待贓官而導之贓污也雖曰士人寔同徒隸但論有贓否耳徒隸之人豈無羞惡本心高出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三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辭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焦云卓吾以龍逢輩為痴余謂皐夔輩皆痴也不知余之痴是卓吾之痴否

五癡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鷄舌香與含之鷄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眂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與兵但遣將於河上

此過不惡

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令烹之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
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
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
天時尚煖鯯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
是撫掌大笑
殷淵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

真

外甥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楊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刘云原多事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物故不歸卿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刘云真亦趣

雍州刺史劉轀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轀狀問曰此何人轀曰正是我

令狐綯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爲族温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卽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葢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以上皆痴臣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

入也蚤知其不可諫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以死痴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痴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爲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爲暴昏厚用諫而故激以強諫此非以其君父爲要名之資以爲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決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

于當今之世也下不如其上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寔不逮其主胡然不自揣量而跳章日僭ㄑ也

六昏君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晉武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賈妃

雋云史賛衛以賈滅張曰趙残忠于乱世自古為难观衛瓘張華而知司馬德操之哲矣

令外人代太子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太子得對帝大說以示衛瓘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以此怨瓘

七哲臣

司馬德操知劉表性闇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德操輒言佳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與決而一一言佳豈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季鷹蒓鱸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燉煌人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内稱燉煌五龍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羮鱸魚膾

璞已自知其禍矣

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是人事多爲所搆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

安玄超俱妙
氐賊即符堅

官家故可有兩婁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叅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夫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旣已狼噬梁岐

知人

温嶠庾亮陶侃

又虎視淮陰矣於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

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荆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王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睞曰我年少以來閱

知人

娶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恩之爛灼耳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八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

焦云德祖真
愚

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
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
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
言卒受其敗

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
寸衆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言馳
使問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餉酪魏武噉少許葢頭上題合字以示衆楊修
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常過曹娥碑

焦云大愚大愚

下見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楊修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楊見即令壞之曰門中活闊也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內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决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早那裡去如
天道何
陸平原名机
焦云孫秀激
賈害帝挾倫
廢賈婁夷朝
後卒斬于趙
泉之手奸固
酉以自爇乱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岳後至石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

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爲太常玄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

遲了遲了莫怪庾也

此子曾讀楞嚴經來想見頭在鏡中也

豐牧玄送廷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及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

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甞照鏡不見巳頭俄而難及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衆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愚臣君昏則臣必諂不諂則愚矣然有與君共戚者受遺顧命者世受國恩無可逃者則雖欲不愚安可得也講道學者未可槩以明